

他们曾亲历山河破碎、家园沦丧；他们挺身而出、保家卫国

# 共忆峥嵘岁月 致敬抗战老兵

株洲日报记者 温琳 沈全华 实习生 罗伯利



**刘义夫：**  
“每次打仗，  
都抱定为国牺牲  
的理想和信念。”

今年93岁的刘义夫是株洲亚麻纺织印染厂的离休干部，也曾是一名新四军战士，但和记者说起自己的抗战故事，年事已高的他上来了精神。

刘义夫生于江苏江都。“当地有‘吃菜要吃白菜心，当兵要吃新四军’的说法。”刘义夫回忆，1944年8月，他非常荣幸地加入了新四军江都独立团。

1944年11月15日清晨，日军石川中队及伪军赵军山部300多人，偷偷窜到江都县杨庄，抢掠老百姓的粮食和物资。江都独立团团部获悉后，迅速组织部队向杨庄进发。

“我们正在吃午饭，放下饭碗就出发了，连续猛跑了五六公里路。一到杨庄，还没好好喘口气，先占领阵地的日伪军就向我们开枪，逼得我们马上投入战斗。”

由于只顾拼命杀敌，战斗结束后，刘义夫才发现军帽被敌军射穿了两个小孔，所幸没有伤及头皮。“这是我作为一位革命战士，经历的第一次生死考验。”这次战斗共击毙日伪军近60人，老百姓的粮食被抢回来了，不过江都独立团也牺牲了19位战士，这让刘义夫深感悲痛。

说起印象最深刻的战斗，还是三垛河伏击战。

1945年春天，新四军决定在江苏高邮县（现为高邮市）三垛河打一场伏击战。4月27日天亮前，刘义夫所在部队赶到三垛河南侧的刘家舍村埋伏。第二日下午3点左右，刘义夫和战友们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，原来是2000多名日伪军钻进“口袋”了。

连长一声令下，百余位战士犹如猛虎出洞，冲向三垛河。大家一口气冲到河边，只见敌人的两条汽艇和20多条大木船横七竖八地停在河心。有的日伪兵跳入水中准备逃走，有的爬到岸边的淤泥地里，陷了进去。

看到这一幕，刘义夫他们拿起手中的步枪，轻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，还不断投掷手榴弹。有些水性好的战士，索性跳入河中，和日本兵搏斗。最终，这场战役歼灭并俘获日伪军1800多名，战果十分辉煌。

除了出生入死的惊险故事外，刘老左小腿和左肩胛骨处的两处贯穿弹伤让记者触目惊心。老人倒很乐观，笑说：“每次打仗，都是抱定了为国牺牲的理想和信念，哪里会想到能活到现在，还坐在这里给你讲故事。”



**李超：**  
“部队和学校  
走到哪，抗日歌曲  
唱到哪。”

“站岗放哨、空室清野、拆桥要快，破路要长……”声东击西，攻劣避强，造成跳来跳去的麻雀战场。”已经93岁的李超，家住601社区，他的一曲《反扫荡》仿佛又把人们带回到了当年的抗日战场。

1928年，李超出生于山东省金乡县。1937年底，日军占领山东，李超的家乡惨遭日寇烧杀抢掠，当地民不聊生。日军还建立了傀儡政权，在当地到处修建封锁沟，村里的壮劳力，则被拉去做苦力。

不堪忍受日寇在家乡烧杀抢掠，1944年2月，还不满16岁的李超和同村族兄三人一起穿越日寇的三道封锁线，从敌占区到达鲁西南，成为冀鲁豫边区的“抗日二三联中”的一名学生。

在“联中”，学习成了李超的重点。在频繁的行军转移中，李超他们边走边学。“就在树底下学习，随军的被褥当板凳，借老百姓的门板当黑板。”李超回忆说，除了学习文化知识，还要学习《论持久战》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《论联合政府》等政治理论和游击战术，由受伤的老红军任老师。此外，他们还负责站岗放哨，跟日本人打游击。敌人进行扫荡，他所在的部队和学校就进行反扫荡，时不时给敌人予以痛击。

1944年，日军为了分割蚕食八路军根据地，在公路沿线挖了几米深的封锁沟，沟边五里一个小碉堡，十里一个大碉堡。为了减轻根据地老百姓的负担，当年3月，上级指示李超所在的部队和学校突围。

突围封锁线发生在一天夜里。李超回忆，当时突围的队伍像长蛇一样静静地前进，他拉着一名小同学走在队伍的中间，突然前面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声，队伍被碉堡内的敌人发现。由于敌人不清楚我军强弱，不敢轻易出堡，只是盲目开枪，他则紧紧拽着小同学往前跑，成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转移到其他根据地，这是他经历过的第一场战斗。

为了发动当地居民参加和支持抗战，每天学习之余，李超和学校学员就充当宣传员，到各地去写标语，给老百姓做事，同时向他们宣传游击战术，教他们唱抗战歌曲。“晚上老师教我们唱，学会了我们就教老百姓唱。”李超告诉记者，当时从中央到地方，创作了很多抗日歌曲。例如《反扫荡歌》《军民合作》《黎明进行曲》《跟着共产党走》《青年的战斗员》……后来的一年多时间，学校挪了10多个地方，部队和学校走到哪，他们的抗战歌就唱到哪。

虽然70多年过去了，李超还清晰记得很多抗日歌曲。他说，为了让人侵略的历史不再重演，他希望能将这些资料存档，一代代传下去。

## 核心阅读

老兵不老，精神不朽。  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。9月3日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。75年前，在烽火岁月里，抗战老兵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，没有犹疑，挺身而出，浴血奋战，凝聚起抵御外侮、救亡图存共同意志，谱写了感天动地、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。  
诚既勇兮又以武，终刚强兮不可凌。连日来，记者深入到我市部分抗战老兵家中，倾听他们讲述抗战故事，用心感悟革命先烈用生命传承下来的抗战精神。



**张庆功：**  
满怀国仇家恨，  
差点与鬼子同归于尽

今年94岁的张庆功是市洗煤厂离休干部，住在河西山水洲城小区。他虽年过九旬，但脸色红润，思维敏捷，动作麻利。作为一个有7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，他还常到学校给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。

谈起抗战，他脸上的笑容突然没有了。“我家里几个亲人都死在日本人的枪下，我与日本鬼子不共戴天！打鬼子的事，我一辈子忘不了……”

张庆功出生于山西省沁源县。1941年腊月，日军刚占领处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，并推行毁灭人性的“三光”政策。当时，张庆功不到16岁，他的父母、伯母、弟弟皆被日军杀害。

参加八路军后，满怀国仇家恨的张庆功作战格外勇敢，曾多次伏击鬼子运输队，参加过著名的历时两年半的“沁源围困战”，也曾与鬼子面对面拼刺刀，亲手刺死过3个日本鬼子。

1944年，张庆功当了班长，并经历了一次难忘的战斗。他说：“那次战斗，我们差点与鬼子同归于尽。”

那是1944年农历三月十二早上，张庆功带着8个战士，在一个叫做收花园村的地方保护群众抢种。在村前一个土坡上，他们端着枪，警惕地注视着1000米外的鬼子据点。但这天拂晓前，有30多个鬼子偷偷摸进村，悄悄埋伏起来。待八路军战士上了土坡，鬼子们突然将他们包围。张庆功和战士们反应很快，9颗手榴弹几乎同时飞向敌群，几个鬼子应声倒地。趁着鬼子趴在身上的工夫，战士们从3米高的土坡上跳下去。两名战士英勇牺牲，其余很快躲进坡下的两眼窑洞里。

战士们利用这两个相通的窑洞，与鬼子对峙。鬼子数次向洞内冲锋都被打退，他们想从洞顶往下挖洞，无奈土层太厚，一时也不能得逞。气急之下，鬼子指挥命令集中小钢炮、手榴弹向窑洞攻击。顷刻间，窑洞口一片火海，呛人的烟雾直往洞里灌。一名战士实在忍不住，爬向洞口想吸点空气，被炮弹击中牺牲。

时间一点点过去，鬼子的攻势越来越猛。这时，只剩下张庆功和另外5名战士。生死关头，张庆功对幸存的战友坚定地说：“我们八路军誓死不做俘虏，等鬼子靠近，我们就一起拉响手榴弹，与鬼子同归于尽。”就在这时，洞外响起了熟悉的冲锋号声——连长带人增援来了。鬼子狼狈逃窜，连尸体都来不及拉走。

看着死里逃生的6名战士走出窑洞，连长和战友们大笑不已。张庆功等人莫名其妙，愣了一阵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因烟火熏烤，他们个个满面黑烟，变成了“黑人”，已分不出谁是谁了。事后清点，窑洞前横七竖八躺着17具鬼子的尸体。



**徐国仁：**  
17岁投笔从戎，  
拼刺刀伤了右肩

早上起床后做一下手操，上午在小区转转，中午小睡一会再看电视，这就是百岁老人徐国仁白天的作息时间。坐在轮椅上的他，正在在天元区湘阴小区心怡养老院安享晚年。

徐国仁的身上有一道荣耀伤疤，其右肩的背阔肌因刀伤萎缩得凹了进去，肩胛骨也缺了一部分。

1920年，徐国仁出生于河南省温县。1937年，高小毕业后，他和同乡5人结伴加入江苏盐务税警总团。当年年底，上海、南京相继沦陷后，徐国仁随部队转入敌后游击作战。

1938年春，徐州会战爆发，徐国仁随部队在连云港拒敌，阻止日军登陆，并坚守了近一年。之后，部队战宿迁、保盐阜、守东台，捍卫东台、兴化和泰州根据地安全，不断打击敌人，使日伪军不得安宁，并于次年进击到苏南地区，直至宁沪一线日伪统治的核心地区，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。

1941年4月，徐国仁所在部队驻扎在上海东台县青浦镇一个庙里，得知日军要调来泰县换防，会从青浦镇乘船过河。于是，部队派一个不到10人的班前去，趁日军渡河时发动伏击，徐国仁就在其中。

早上就趴在河边挖好的战壕里等待，快到中午时河面仍无动静。有战友表示：“是不是情报有误，要不算了？”徐国仁建议再稍等一下。没过多久，日军的船从芦苇丛中冒出，大家决定等日军到河中央再打。

“准备，开火！”一声令下，芦苇丛中响起排枪。日军迅速调转头，船上的日本兵一下子就窜上岸边和他们交火。不久，指挥部派人通知：“船上的只是先头部队，日军大部就在后面，赶快撤！”

“这个通知来得晚了，日军大部已经追上来了！”徐国仁等人只能边打边撤，最后与日军拼刺刀。一名日军指挥官提着刀往徐国仁的脑袋砍去，徐把身子往左偏了一些，虽被砍到右肩，却避开了要害。最终，徐国仁和战友冲出包围圈，但他的班长兼老乡牺牲了。

“当时还很冷，他们都穿着厚棉袄，否则整个胳膊都要被砍掉了。”徐国仁的儿子介绍说，父亲因右肩受伤不能扛枪，后被调到团部任文书。1945年，他随部队在江苏敌后迎来抗战胜利，退伍后来到株洲。



**唐丙桂：**  
打完日本兵，  
再打美国兵

唐丙桂生于醴陵市枫林镇太阳桥村。20世纪40年代，兵荒马乱，唐丙桂随父亲到处奔走，忽闻母亲逝世，在奔丧途中两人被抓去参军。16岁的他成为国军72军新兵14师的一名勤务兵，驻扎在江西武宁。

“军中的生活困苦，吃不饱，穿不暖。”唐丙桂说，部队中军官待遇好，当兵的太糟糕了。部队的油盐菜供应毫无规律，有时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，有时又有很多食物，结果士兵长时间空腹，食物根本消化不了，上吐下泻。唐丙桂父亲因此得病，于1940年11月去世，年仅36岁。

部队人心散漫，早上出完早操后就自由活动了，毫无纪律可言。唐丙桂的任务是扛着扁担，向军曹运送子弹等战场必需品。有一次走到战场附近的树林中，唐丙桂正好碰上日军的地毯式轰炸，还好隐蔽及时，没有受伤。

长沙会战时，唐丙桂守卫了汉冶萍公司的煤矿厂。1945年，他于湖北大冶参加了日军的受降仪式，后来加入解放军。1950年11月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，1958年转业到了株洲。

唐丙桂从军14载，每次作战后得到的大小奖章他几乎都保存了下来。经过塑封，年老破旧的转业证也还是很多年前的样子，上面的老旧照片上依然能辨别他年轻时的模样。唐丙桂的二女儿唐昆明说，这都是老爷子自己整理保存的，是他独一无二的回忆和荣耀。



**黄达顺：**  
三进抗日部队，  
两度转战缅甸

先后加入3支著名抗日部队，2次入缅甸丛林作战，作战中2次受伤。他就是96岁的抗战老兵黄达顺。

笑着摸摸额头上的印痕，黄达顺说：“这个是当年和日本人拼刺刀时留下的。”现住在芦淞区淞隐小区的他能上下楼梯，口齿伶俐，对抗战时期的事情仍记忆犹新。

1941年，16岁的黄达顺投笔从戎，加入驻扎在株洲的湖南税务总团，在广西训练后编入国民革命军新38师，远征缅甸作战。次年4月，在缅甸曼德勒会战期间，他和150名战友驻守在一处战壕。深夜站岗时，他突然听到草丛中有声响，紧张之下就朝天鸣了一枪。草丛中藏着的日军以为被发现，惊慌之下改奇袭为强攻。

“那次战斗，日军没占任何便宜。”黄达顺所在的连打光了日军一个排后，第二个排有十几个人冲进了战壕，黄达顺就跟着日军拼起刺刀，“他往我头上刺，我就往他肚子刺，一刺一划，把他肠子挑了出来，他当场毙命，血流了一地。”后来，他因伤被送往昆明的陆军医院疗伤，期间被推荐去了黄埔军校学习。

1943年冬，因母亲病危，他从军校请假回家。途经江西宜春时，被国军58军10师以逃兵的名义抓走。凭借着会读书，还是黄埔军校的学生，他的名气迅速在军中传播。“我帮很多士兵写过家书，他们都夸我是个很不错的伢子。”后来，他在部队在江西高安打了一个胜仗，日军丢了据点，仓皇逃窜。黄达顺骑马乘胜追击，途中马匹蹿了脚，他和马一起跌下了山崖，再一次进院治疗。

出院后，他加入了在江西招人的青年远征军，被分配到208师山炮营，再次入缅甸作战，直到抗战胜利。

抗战胜利后，黄达顺在国军部队升至副营长，1949年随部队投诚，后回株洲老家，进了企业上班，直至退休。